

九

篇

集

九箴集卷之八

華亭宋楙澄幼清甫著

友人張輦載之甫校

書

與心洛曹侍御書

某年某月某日東吳賤士宋公謹九頓首致書曹
心洛相公執事澄不天少遭閔凶勿閑於父兄之
訓落魄四方偃蹇萬狀然亦不可一世悻悻自以
爲古人雖跡其生平十不一合顧自負不已每一
人有聞於世輒畧其富貴而以身與之衡度其人

不詭遇于彛倫不徼倖於功業雖身願爲之執鞭
勿恤其是非亦不盡與人同而與人同其是者惟
門下以爲無論當東事盈庭之日門下獨執其咎
與千古諍臣相頡頏卽今日之遇剝而不沒沒於
復處困而不役役於亨全神養和以俟 皇上不
測之恩威雖古從容就義之士亦何以加私心嘗
恨不獲朝夕侍左右使得待罪執事卽生奪萬戶
之封瞑絕九京之樂猶將求之豈期不求而得之
者乃在楸澄廝養之人而弒逆之賊哉此楸澄之
所以煩惋不平而不得不以書對者也幸門下少

留意焉夫逆奴宋文者其父王深則先人之臧獲也其妻阿滿則先慈之婢子也文受懋澄之恩如父子報懋澄之德同梟獍始乘主母之病使其妻行弑於舟旣慮懋澄之知糾其黨爲賊于寓誘宋信宋卿而舉事微命幾絕於扼喉賴宋慶留壽而得生傷痕親驗於司寇情昭赤棘事載丹書及獄成之日復痛罵懋澄於儔衆之中此司寇合曹之所共見而天地鬼神之所不容者又何意巧肆笙簧之舌致傾鍾鼓之聲遂得媒進於管城郵奸於子墨不肖始而疑中且懼旣則釋然曰吾知曹先

生之所以收之矣其憫之也三人之市虎也其信之也積毀之銷骨也無庸疑也無爲懼也雖然不直則道不見愚請直其道於書愚聞之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不炊今逆文弑主之名不特勝母也叛逆之號甚於朝歌也門下德軼曾參行陵墨翟而使文得舍毫吮墨以待左右是令曾悔不入而墨恨不炊矣此又愚之所煩惋不平而不得以書對者也傳曰狼子野心又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夫文之逆心則豺狼也文之族類則奴隸也以豺狼而寄之腹心以逆心而畧其族

類此子西之所以失之於白公叔孫之所以失之
于豎牛也彼宵小之趨勢利猶猛獸之饑血肉豈
顧豢哉此又愚之所煩惋不平而不得不以書對
者也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求奮
也意文之掉尾於前搖唇於側佯信如尾生詐忠
等程杵以從事惟謹者與門下旦夕出一言爲之
匿其情使得寬其罪耳門下設憫其乞憐而爲之
言則忠臣啓口釋主而奴是助非禮也若疑其情
實而拒其請則小人難養緩用而急棄之非情也
門下試度千鈞之弩果可爲鵠鼠發矢乎且諺曰

投鼠忌噐夫名分者 國家之利器也當島夷請
封之日門下奮身不顧爲 朝廷惜之家國一理
何忍惜之於 國而壞之於家哉傳曰狐埋而狐
滑之是以無成功此又愚之所煩惋不平而不得
不以書對者也詩曰愷悌君子無信讒言又曰讒
人罔極交亂四國故顏淵負攫齏之誣則尼父詘
智曾參致投杼之惑則賢母忘慈彼逆文之變白
爲黑鑿方成圓非止一朝有同三至矣使澄隱忍
而不言躊躇而勿論則顏氏將甘饕餮之辱以益
宣聖之疑而子輿將受殺人之毀以張慈母之失

不惟讒人得肆其交亂卽門下亦何以成愷悌乎
此又愚之所煩惋不平而不得不以書對者也語
曰唯亂門之無過又曰無亢不衷以獎亂人若逆
文之不衷可謂亂人矣門下爲其寬而姑矜之則
無稽之言弗聽弗詢之謀弗庸亦何可以輕信爲
其能書而姑用之乎則雀角徒能發屋鼠牙適以
穿衣又何可以善終况小人不可與作緣門下旣
與之同患難則當與之共安樂一旦 天心悔悟
門下復出而高議芸臺之上昔之俛首低眉者無
不思庇在宇下以祈恩與澤於萬一門下將絕口

不言乎抑極口稱冤乎絕口不言是辜其仰望而滋其怨恨也小人且得操宿昔而仇之唇舌之中如極口爲之稱冤則數世之主不容把髮扼吭弑也一時左證之人不可轉與卷也司寇之令甲備具挽日廻天又何可以頓廢也廷辱主人而無忌雖塞縉紳之口掩僉輿之耳勿之沒也履后土而戴皇天熟於無情善於奪理欺之避之幽明無所遯也茂澄身當其時必累足裂冠披肝瀝膽與文辨論於朝堂名分未亡直道具在若明赫澄之不誣豈寬逆文之無赦真僞不兩立曲直不並陳

上自朝廷下自宰執必有爲之揭日月於中天者門下亦何愛於文何讐於澄而忍冠履倒置玉石同糅使我至於此極哉吾固逆料門下之必不出此矣顧愚以爲與其絕之安樂之日不若絕之患難之時且聞能執筆而侍左右者亦不乏人又何必戀戀於一逆文使得沾沾藉口分布腹心颺言於外每一舉一動必以門下爲城社也夫以門下之楷式仁義天下之懷忠負志者求供門下之使令一日且不可得而衆令不忠不義之奴假虎威以肆鴟張是懷忠負志反不若弑主賊恩者矣

爲楸澄者何不幸幾成於奴隸復不幸踈遠於高
賢爲逆文者何幸旣緩弑主之誅復何幸而濫厠
高賢之側是用累牘連章苟不見諒於執事不難
刎頸以見志剖心以自明何也文之同類冒皮毛
於要津揮脂膏於不逞其人可數而知其事可按
而跡陽調黃鸝之舌以變亂是非陰張射工之毒
以巧肆賊害誓必欲抹逆文之生乘茂澄之間歸
則期殺澄於道途旅則期殺澄於早暮卽其主人
亦莫敢誰何而豈能保楸澄之首領一旦機發於
不虞患生於所忽生爲受辱之人死爲啣冤之鬼

雖管叫天無辜期自鳴於門下之側尚可得乎此
又愚之所日夜煩惋不平而汲汲不得不以書告
者也伏願門下俯念楙澄秉彝好德之誠塞逆文
反噬叵測之竇母使復供筆札猶侍晨昏却襲玷
於青蠅祛徵工於貝錦膚慙違而浸潤絕君子小
人之耳相淆淄澁辨而涇渭分絀主背親之黨與
潛散則庶乎主僕之分隳而復閑否泰之位傾而
復正矣不惟楙澄幸甚卽世道幸甚

啓

上劉侍御啓

竊聞黃雀高飛每戀楊家之寶篋烏衣南國常懷
王氏之雕梁是則德以思深恩因慚重况嶰陽半
稿之竹非伶倫孰賞其音寒岫永枯之桐舍龍夔
孰調其韻伏惟 相公臺下聳幹儀天挺豫章而
森林霄漢峻基維地拓廬嶽而毓德山靈嬰年辨
白馬於吳門弱冠對黃熊於晉國演飛龍之秘策
則筆海生瀾蔚變豹之奇文則詞峰爛綺初騁斗
牛精氣分光桂苑之官嗣瞻雲鯉神翔競躍桃花
之渡借光芒于七曜頓輕徑寸之珠華舒絢絲於
五雲祇笑三年之玉葉龍劍阮陸離於國牒鳳毛

用昭晰其家聲始則雪白冰清雲路蕭軺車之軌
軌繼焉霜明月靜天衢避驄馬之行行望切東山
名懸北極覩惟吳會昔號荆蠻每鑄劍而探丸亦
桑間而漢上幸廻天運默簡 帝心於是擁熊蓋
而撫五湖握虎符而綏四郡仁鳥景化對官樹以
鳴風夜燭凝清吐雕花而待月九農攸勗五教惟
宣篋裏芙蓉練作稻花之雙穗贈之芍藥化成麥
秀之兩岐齊民不假於蒲鞭訓俗何煩於竹馬加
以冰壺澄澈照膽每挈其覆盆水鏡橫空當機莫
逃於朗鑒而容物以量收已先恭小善不遺屢損

仲翔之東箭片言允錄隨酬平子之南金遂令莫
釐裒紫於姑胥疑贈以珊瑚七尺伊婁漾碧於北
固若浸以珠樹一叢展札飛神競夢景純之吞鳳
濡毫鷺想爭思江令之生花雖內史之舊山韞玉
實司空之識劍連城杳李成蹊杞梓儲用來如層
城瓌寶借青鳥以啣將去若闕里秘文與赤麟之
吐却是以離筵方敞祖帳纔舉君子撫嘉樹而興
悲小人歌甘棠而收淚指密雲於歸旆感期傳說
之霖候朔氣於征車競戴趙衰之日至若某母某
氏者霜閨清鏡指九地而絕舞於孤鷺雪髮素心

望三湘而寄痕於班竹何期俯察遽錫弘褒對荆
玉之粟温空慙抵鵲感夜珠之璀璨虛擬辭鮫遂
令白屋數屢毫翰忽飛風雨青雲雙字文漪百變
魚龍眇華岳之五千擘頌巨靈之掌沂黃河之九
萬疏侈大禹之功夙暗懷輝剪翰思羽祈無私於
舜海果不泊之波濤愬積感於堯雲遂允拯其失
墜草菲菲而待結環燁燁以思啣馬齒有涯望昭
宮而噴玉蜩榆有控愧北冥之搏風豈謝家之偏
惠夫羊曇信王氏之貸恩於康伯第愁來攬鏡乏
崔琰之鬚眉楚極循形減鄭玄之腰腹昔作南都

賤子今成東海波臣持魚目以沽諸賈胡嗤其
不度挈豚蹄以祝歲髡叟笑其侈求痛涸轍而乃
復傷鈞悲殞瘡而仍遭挾彈囊中之穎敢望脫於
平原山上之泉恐不利於東北有如東濕何異燃
灰擬載螿而先登周麾旣孱思焚舟而獨濟三敗
逾羞灘澁春雲魚尾將頽於龍門之峻徘徊冬雪
烏頭詎白於羽化之期榮失始圖事辜初願伏希
臯陶擁彗風后揚箕扶皎日而掃浮氛布慶雲而
灑甘露宵邪鼠竄象隼擊於秋霜明哲羔旌儀龍
行於春霈快沾金波之潤惠遍蒼黔忻逢玉燭之

詞澤流黑齒使貪生駒撥賴祝融而化爲軋餘矣
手筭曩藉陽侯而變成烏鰂但願海中僊果春風
護實於棗株嶺上神芝曉露參功於梅鼎寒暄珍
重偃息時和未護趨拜春庭不勝慄栗冰谷下情
無任感激攀援惶戀之至

約建侍御方公祖生祠啓

前件

蒙塩院方太公祖題

請事例北運每名免

沿途額稅歲省七十餘金實錫東南無疆之惠我
輩身受其澤若嗣後更有留心於民間利弊如方
太公祖者受惠豈微北運哉將東南之民庶有瘳

乎顧 聖主之德意浩蕩難酬而籲天之仁聲涓埃靡報思自古有功德於民者民類得尸而祝之若方太公祖者信可謂功德在民矣顧各郡祀之不若合郡祀之爲公今日祀之不若後日祀之爲久計五府同事人捐銀一兩便可得若干貲會齊淮安於常州同役中擇老成三四人任以擇地建祠之責地不期要津期於孔道祠不期壯麗期於美材碑不必別求記文使人疑爲溢美刻公祖之䟽與戶部之覆 綸音之允足矣植碑之外稍有餘貲置田數畝招道人以司朝夕香火蓋在常州

爲北運往來之地後之蒞是役者或糾大衆而會
祭或獨謁祠而致虔孰不動心曰是役之得以少
蘇者秋毫皆太公祖力也則啣結之願今日得以
少伸而蘋蘩之羞異日庶乎無斃矣或曰是永澤
也更有待于後人且不畏多事之誚乎澄曰否否
事難於倡議而恩激於驟施利弊無窮苟有陳後
日之利弊則有後日之尸祝在後人之不能爲今
日地猶今日之不能爲後日謀也倘指爲多事則省
七十金之重費而靳一金之公舉諒非人情矣且
以後之有功德於北運者附祀於中可也此啓

約建本府方公祖生祠啓

前件

蒙本府董漕方公祖條例

每名

比運省費四十兩

計公祖却餽不下二千餘金矣雖古之不受一錢者亦奚以加而禁革所節復不預焉卽今日之得先軍糧而渡江又孰非公祖之賜其蔑之也甚非先民歌勿拜意矣顧欲頌德而末由君門旣遠雖口碑之載道水鏡難憑然而泐水一泓不乏行潦之薦蓐絲千里聊將沼沚之毛擬寫德於丹青敢寄思於廟貌計同事約五十餘船人各捐貲三兩共推同事老成三四人以斂分任事建祠於本府

西倉橋之西此地舊建武安王廟久而無成今擬
於百五十金內取二十金助完之而附公祖之祠
於左夫以公祖之廉而附於武安之義庶幾亦無
忝乎碑文不必別祈刻公祖之約法足以彰美意
矣祠僅三楹務求質素以與永存倘有餘貲置田
數畝招道人以司二祠之香火歲久傾圮亦可無
累後人夫捐有限之餘貲酬無彊之大惠諒諸親
友必不以多事罪澄也若嗣後之往役將責以嗣
後之酬恩豈仰止而遽乏景行致報德而徒懷罔
極泝餘風之如在蔽芾垂陰覩余心之有懷雲霓

在望此啓

跋

舊泉州淳化帖後跋

此所爲舊泉州也當宋航海石與二王俱沉國
初泉州守見海中每夕浮光募崑崙探出之得石
若干閩中好事復爲續貂遂足十卷今聞已入貴
人宅中了不可得而嗣後肖起者雲仍更數十輩
矣余嘗疑宣和構變晉唐真蹟暨三代金石之文
委之虜酋不可勝數而何有於數石豈當時金人
視爲滯貨未暇輦之燕中而建康議和已後宋嘗

制留守於汴此石遂得復還禁中耶若夫航海爲
計已窮而載與俱浮波浪彼其一已君臣盡歿非
惟颶風作崇良由所載不訾故也嗟乎當太宗時
旣招致膚敏作元龜御覽廣記文苑諸書矣而復
令王著摸勒閣帖使英賢耗歲月於筆札而忘其
羈縻不特一時帖然陰致二百年承平子墨力也
其爲計竒矣然宋以文墨籠天下豪傑而造物亦
以文墨愚其子孫自汴而杭自杭而閩自閩而海
骨肉睽違山河失據而獨與數石周旋傳曰君以
此始亦以此終其有宋之謂乎余徃得之外氏經

十逾年每往來長安輒携之俱乙巳秋有僧乞修
釋迦前殿顧探客囊如洗低回久之遂出帖作施
此中玉石法眼具有定鑒余言惡足爲重輕第將
携去時不能割愛湯題數語於後若歸賢主人亟
爲削去可也

贊

范大夫

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臥薪嘗膽可謂憂矣嘗糞請
臣可謂辱矣辱而不死以圖君榮粵君旣榮何敢
居功五湖之泛以代死也君子人與不可及也

留侯

在心爲意在形爲氣意氣之交博浪之謂從乎隆
準有意無意附于赤松有氣無氣

祖士雅

知幾其神彷彿起舞盍歸何來歸於江左挾我
馬抗彼五胡中流擊楫赳赳武夫處仲之逆是以
晚乎天假之年桓桓尚父西塘一出亦云小補悼
彼王謝則莫我武

狄梁公

武氏之帝不可阻矣房陵之囚不可解矣與時偕

行而默奪之遵養時晦而默相之五龍之奮公或
螫先韋氏之誅公或啓旃

郭汾陽

宇宙在手已不與焉富貴在身心不與焉發塚之
對以薦周祐單騎之見王赫斯怒夫子之功是曰
中興夫子之德幾於無名

李鄴侯

行之以儒本之於禪宵幻莫測雜乎神仙匪悅若
爾時則使然出而白衣歸而黃冠建儲定國莫之
或先父子兄弟善處其間千載之下所願執鞭

韓蘄王

問莫須有以遏內奸老西河上以控胡天檜之未
逆夫焉有忌亮之緩寇老謀可對錦衣驄馬與子
同仇夫人助鼓宛矣風流

于蕭愨

土木漏師蕩我王章明明 二祖寔降厥祥爰用
夫子底定疆場 郕王之立以破敵計 景皇無
後天之所廢道法自然無有攸遂卑矣奪門貪天
之功勇略震主今古莫容

議

情迂不善交雖能酒而不得其趣惟雅好遊少年
時有征瀚海涉西竺之便扼公車業且母在不果
中年多病至不能登五嶽探江河之原今垂四十
餘老將至矣遊亦不能如始願惟是讀書一事來
往於懷幾三十年而卒未能遂則亦緣公車故夫
余不能工制莠而媿媿不休徒以先人之遺言在
苟目永青腕未顛尚冀于一逞以謝先人於九京
乃數困於有司雖當他人不恃文之時而獨于余
若以文爲衡豈造物固有以限之抑不孝之罪上

通於天天又不欲以是使得藉口于先人耶不然
何小試則小困大試則大困也當小困而乞憐真
如挑淫之妓抑年踰不惑辱亦屢矣漸知恥矣夫
辱先人之遺體以遵先人之遺言耻固不惜第辱
身而祇爲造物之所侮余亦有所恥而不爲即余
先人在天之靈亦不能無遺羞焉况先慈嘗有潔
身之訓父母一也請四十已前從父而四十已後
從母重以兩兒云逝冢嗣乏人兢兢懼衰齡之不
保矧丁未南還審出處之宜慎于先嚴及明神咸
有要言是以壬子之役義不復渡江蓋不憂含沙

之擬我良由丈夫不能屢辱而息壤在彼且往返
長途幾七千里水與魚蝦爭涉陸與牛馬攫先掄
半載之生決三夕之命以祈憐于不可知之鬼神
雖愚不辨菽麥恥不羞掉尾者亦俛首不屑爲而
謂鬚眉男子甘之然乎否歟徼天之衷壬子借一
于南都不捷當僦數廬于金陵彙墳典誦讀其中
窮群經諸史之奧及國朝掌故與百家言暨周
髀甘石稗官藝術之書以迄二氏更計今之作者
日盛月新如春花秋月終無了期而皆足以供讀
者之需抑作者之用勞而讀者之用逸但令天下

任其勞而我據其逸以終老於羣籍之中斯亦可
以寡過矣然不于故鄉而之金陵者以生平不善
交而金陵固濶大可無交而自晦其跡又有賢主
人足與焚香煮茗共談空寂也孔子曰四十五十
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余年踰四十而猶冀
五十之畏畏可得乎自今請畏人而已不然至目
眇手顫而欲讀古人之書可復得哉又余先人之
所不忍也乃予重有感焉今棄人而盡若棄子之
公也果良有司矣今廢人而盡若余之不爽也亦
可謂天道有知矣今自暴而盡若余之自決也信

不可與言矣

辯

辯文章五聲

昔余友人陸大行楊宮諭嘗讀余所爲文輒語人曰他年綠綬人也是人以聞之余余獨曰否余當以客終或曰子何以知其然曰貴人之詞多宮聲而余詞多羽故清商清徵之詞爲僂爲賈爲富人而君臣則屬之宮聲羽詞多客而藝工農圃每諧角調六經之文章宮也韓柳歐蘇亦然近世館閣咸宮之遺也鄒陽之文枚叟之詩悉羽音也不特

荆卿也或曰何以謂之羽曰君不聞鳥獸之音乎
獸之聲多宮而禽多羽以獸能爲主而禽善容也
就禽別之雞處而燕翔故雞屬宮而燕屬羽矧羽
之爲聲其思窘其辭迫關山悽愴之象非遊子不
能領畧之彼絳節黃旛之夫雖老于行亦能以宮
而文其羽况高議芸臺之上乎或曰然則居養相
移孟氏殆欺人哉彼非欺也有宮以招其將來之
貴有羽以徵其未然之賤造物限之弗能奪也拾
遺老于西川始未嘗宮而終亦弗離羽也上智之
不移也供奉喧于金馬而寂于夜郎其居養之變

乎然而羽較多也黨于羽者也必以羽終者也昌
黎羽于始而終于官其亦有移之者乎余將終負
兩君乎意有物限之也或不負之也其必有移之
乎

原

原三界

上帝人皇及閻羅天子皆聖人立名以制人之妄
念耳妄念一熾雖上帝且失其權觀夫霜嚴暑月
戈援斜陽人發殺機而天地反覆剎那一念而地
獄立開三界之主權果安在哉惟妄念不得實見

諸行于是乎著書以洩其不平歌詩以寫其遺憾
降而至于吳歌又降而爲唐宋之詞調金元之九
宮其辭彌褻其意彌宣而大塊之噫氣爲之一舒
不舒而天地之和始乖致雨暘愆伏霜霰雹霾咸
越故常卒釀古今之大變暨于昆虫草木皆受其
餘殃此雖堯舜不能無病况後世之紛拏耶然則
行文遣調真足以舒宇宙之抑鬱其權直佐天人
幽冥之所不及厥功大矣不特文詞也里人之相
諍也各伸其欲吐稍弱而不勝則慟哭悲啼以洩
之洩之而終無以自白卒斷頸堪曾以死化虎變

大雅集 卷之八
蝮比比有之而况于勇夫志士真有上暨風輪下
及阿鼻皆其感激之所造固未易更僕數也嗟乎
古今感激之事多矣吾焉知夫毒虫猛獸之噬齧
非忠臣孝子斬衣背坐之精靈乎淫詞艷曲非正
言格論乎上帝人皇閻羅天子非妄念之幻泡影
乎吾又焉知夫異類衆生無教倫尚行若聖賢之
不愧者乎如有禪那僊吏掃盡人間之妄念則雖
上帝可破除休也而况于人皇也乎哉彼地獄且
一空矣於閻羅何有哉

九齋集卷之九

華亭宋楙澄幼清甫著

友人施繼先兆開甫校

祭文

祭王逸季文

余與足下歲時同也無子同也多病同也足下之
夢入果位與不肖之受藥金仙則又同於丙申之
冬也乃足下居然無相而不肖滯於有形則可吊
在不肖而可羨在足下又奚以悲爲彼俗猶以爲
悲者特以有形者之爲樂耳不知無形以前無乎

有而無乎不有自天地賢聖以及草木昆蟲莫非我也莫嫡我也及我有形形不如天地之廣被也又不能如賢聖之忘形也妮妮於形役反不若昆蟲草木之無明也意役我焉物又役我之意焉好之不得留惡之不得去身老於好惡而好惡亦老於境情雖偕籛仨而壽之義皇而聖之亦何貴歷年之多而用物之弘乎是以尼宣之生曾不若顏氏之歿何也尼宣有形以自異於天地天地且得而役之彼喟焉彼笑焉彼掩袂而涕焉歡戚於君子小人之交亦甚勞矣勞思止矣故曰朝聞道夕

歿可矣歿則凡我有生無不悉歸於道而况聞乎
道者乎彼不知陰陽之合離而貪形以生楚毒者
烏足與言歿之可哉若余與足下則可以言歿矣
飲酒食肉而攜文睥睨人欲將十五年矣去固不
留來亦無意而當境若逝也其於世也來往無心
又何有哀樂哉虛者歸之虛濁者歸之濁我無與
焉并其我者而歸之烏有焉雖曰歿之可矣吾身
可去可留則太夫人猶天地也伯仲猶日月也眷
屬猶星辰也有常所矣無庸情矣豈有歿人而悲
愉天地之短長哉我兩人之有情猶若是也則不

肖之歿亦已晚矣豈足下之歿而猶足悲乎敢藉
生芻爲足下賀其然之乎然則尚彷彿而照余是
惟尚嚮

祭舅氏

嗚呼舅氏之亡於今十年矣余小子奔走四方不
獲克塋今克塋矣無中表兄弟燕翼之憂遺行之
可議窅然聽未亡人之復歸於土而已嗟乎未塋
也魂飄飄焉猶或顧魄之寒暑而時往來焉塋則
化而畦者與夫遊而無不之者兩無所矣彼其曰
妾與業猶夫聲之絕響於風而不返也而况於眷

屬也乎哉使魂而感別庶幾隨牲酒而降臨以竭有生之情乎嗚呼尚饗

祭叔父憲卿公文

嘗聞養內養外之說於莊生矣養其內而傷其外備於外而傷其內養烏何可恃哉不以養之可恃而無役我志焉志無弗適矣以適養其志則死生我往返耳窮達我寔寐耳賢愚我電影耳何足膺我適哉釋氏之五戒孔氏之五倫道家之五賊械吾境而梏我志又何可以言適也彼特爲下學言耳琴張之狂原壤之放夫子取之次於中行遜於

方外繼顏氏而興思蓋三致意焉而中規矩引繩
墨者曾不獲與則孔氏之五倫直以治夫外境而
已道不止於倫也叔父華年膺薦落魄仕津有夜
郎之寃而勿爲悲有柴桑之高而弗爲樂衆之所
是道或有非叔父忘之人之所非道或有是叔父
忘之老于行而不悔率其性而不回不以賢愚之
名而生趨避不以窮達之境而生悔尤不以死生
之幻而生恐怖其殆倫戒之所不能拘而浸淫於
琴張慧可之流者乎所謂或是或非人莫能識一
從一橫惟志之適而五行之所不能賊者耶然則

柱史之西入流沙而不顧其叔父之遠放也。慈嶺西還而遺隻履其叔父之東歸也。尼宣之入趙而抵河遊楚而厄陳蔡其叔父之循流天下也已。弗養焉人弗養焉而天養其內外焉。遊則有山川以娛之風波險阻以警之珠玉綺繡以爲其文章若出絲竹而奏之有昆仲爲之後而終於寢簣以歸於窀穸而祖宗之雖我一二三叔父暨我先人實有羨焉亦莫與比夫適志焉豈叔父之所能爲哉天也假令遊於方內養內而傷外養外而傷內如莊生所言未必正寢如今日也豈非天哉昔晉之

季而有爲達人之言曰人生貴適志耳其叔父所與遊九京者乎

祭高元錫太史

不孝澄之以詞賦受知於先生蓋甫束髮也又十年而以文章受知於先生不二年遊京師乃獲交先生始悉先生行誼私心竊喜爲國家柱石慶又不意華亭宗平津之陰忌而有休休如元徵先生闕其陋高先生淪其靡是崑山之玉可抵由拳之市可沉美哉泱泱乎表東海者其兩先生乎夫余之文賦渺焉未獲後也卽文賦之禪國家猶自帝

之鳴蟬未一籟也而先生不遺好之并其人忘之若礪焉若礪焉使澄得竭其興之所至是先生於文賦有大造焉澄其一也推之他人人盡澄也自文賦而道術政事同此好也假令位稱其德操此好以延攬天下之英雄與之高議芸臺之上則廟堂之德禮樂之風將日盛月新雖唐虞且不足幾而何有於漢唐哉昔虞廷之詢芻蕘也固非一人微周公之吐握也寔儕召伯今先生亡矣吾不知金馬石渠之中尚有如先生之好善者能輔元徵先生於將來乎如其有焉則國家之禮樂猶有與

也雖有人乎然先生之歿孰非人亡之一大痛哉
澄小人也既沐先生文章之好有知遇之痛復因
文章而爲天下之抱道術蘊政事未獲當先生燮
理之好者抱深痛焉先生之靈必無私好尚髣髴
其來饗

祭唐宗伯文

嗟乎天下之人倫道喪至於今極矣然孰有如吾
鄉之日瀾而不返者乎所以然者其土居吳越之
下流淪濡於大海而又無高山峻嶺以控制之民
之習於風波地靈使然也苟非人傑力起而挽其

類魚蝦之與徒而蠹蝸之爲伍寧有旣耶吾求其
人而不少概見則先生其一矣先生自爲諸生已
操人倫之鑒正已率物爲斯民先迨射策獲甲第
無改於初幾二十年如祥麟在囿獅象藉以成仁
卽有饑犬妖狐亦僅據竇垂涎莫敢顯肆其貪婪
里之君子爭崇耻而誇修小人之獲借雞而起侶
鳥而息者皆先生力也豈期一旦晏見賓客不獲
厝天下於衽席如吾里焉則先生之亡不幸豈特
吾黨哉雖然先生立朝則參羽翼於黃鵠掄才
則儲梓杞於郢斤嫉惡則斥聞人於兩觀使天下

萬世想見其風裁與古之抱設施而未竟者同悼
喪焉亦庶乎可以無憾矣况濟濟令嗣參差玉樹
將競敷榮於天衢又何志之不可繼而善之不能
述耶彼饞天妖狐今雖跳梁綏尾思盡其伎倆於
父母朋儕然抱龍鳳之德於吾里者猶有其人必
能體先生敦倫執物之志以抑其邪心豈其坐視
而莫敢誰何哉則先生不特可以無憾庶幾藉以
瞑目矣赫澄之生也晚且雲泥異途濩落無狀先
生獨識之驪黃北牡之外賞其文而與其人爲之
伸先慈之微節爲之託友人之會殆至有同姓佐

二五ノ
蠲含沙告三至而先生不爲投杼直指小人之名
氏見其肺肝若秦鏡然遺音猶載於友人之耳昔
謝公之於羊曇第以風流相賞而卒深西州之痛
豈赫澄受國士之知而可自同於衆人乎嗚呼先
生之不朽具在百行然澄三受先生之德而永錫
我人倫者再故尤深人倫之痛以致知己之感云
嗚呼尚饗

祭 武安王文

昔吾父叔然以明經舉於鄉因計偕亡於燕京演
象所之右廡庶侍 大王行宮之側父耻名之無

成魂不與柩俱還每憑人示靈祈宣勿已向非
大王憫其無依吾父豈獲棲息於廊廡之間今澄
不忍將奉主以招吾父之魂敢昭告於 大王若
吾父辱收宇下或持筆札以備書記或承言笑以
參幕實是依日月之光以昭忠義於無疆也敢不
惟命倘憫澄之請使父魂依於主朝夕詔澄之蠢
愚俾繼先志以洗三敗之羞是澄父子皆拜大賜
以永終譽也異日敢不夙夜劔戟於幽明豈有岐
志伏惟尚饗

燕中祭 先府君文

嗚呼昔吾父之來燕中也澄甫八齡耳有我母在
情然不知失怙也牽衣慟哭成永別之兆焉孰知
鷓首之北而不南自此日也不五年而吾妹亡又
十年而姊逝矣不二十年而兄湫與母又相繼歿
矣他若伯母吳孺人叔父安遠君皆期親也咸歸
於土矣存亡之槩吾父亦聞之乎澄娶於己亥新
婦楊氏當庚寅之歲生子虎兒婦因產而亡亡六
年而虎兒殤壬辰繼室於吳之施氏生女阿寶今
七周矣遭家不造流離四方故業半銷文戰輒北
灰而復生儒而飯釋此某形跡之槩也吾父亦聞

之乎當辛巳之冬兄澗葬父於故鄉馬漚之陽堪
輿指爲絕地及兄澗亡於戊戌澄遷父柩而殯諸
王父之昭位兄澗寔侍穆焉此骨肉之槩吾父亦
聞之乎昔吾父負英雄之槩齋志以歿旅魂依依
不與旒旒同返豈耻焚舟之無成耶不然何英靈
赫奕燕中迄今不爽而家庭大故反無所昭示於
旦夕也今澄旅于京師刷耻之志雖屢蹶彌衰自
分此生必有礪落奇偉之事以垂不朽吾父其歸
魂於主幽明相濟以俟澄之時而刷耻焉庶幾無
愧於淮陰會稽使鄉黨爭美則吾父有生之不平

一朝可以盡釋將陰陽爲之舒和日月爲之增朗
山川爲之解氛矣豈非存亡一大快哉用敢以牲
醴請某小子不勝主臣嗚呼尚饗

南還奉

先府君神主登舟祭文

夫人之出處人能謀之而天寔操之其機可得而
窺其權莫之或攘也是以古之聖賢非不急於濟
時而未始與天爲衡此豈孔孟之智術反出儀秦
下哉蓋知我身之出處關氣運之盛衰使天未欲
平治天下而顧孜孜求用不已是亦不知命之儀
秦耳又何以稱孔孟也然儀秦之獵取功名亦不

過徼倖一時如獼猴狐狸夜發人之蓋藏偶得脂膏饕餮飽腹復挈肆餘以厭飫同類其不爲機穿所傷陷者幾希矣吾因是而知古今權謀之士幸而得功名者十無一二也噫吁哉出處之不講也久矣吾於淮陰取其西蜀之亡走馬於武侯取其畧景升焉於景略取其不就桓司馬焉此數君子者皆有知耻自好之心寧令吾身終於不遇毋寧辱吾身以殉功名雖究其終所造各異然就一時之自好信無愧於知命者矣嗟乎古今之不遇孰有如我 大人者哉抱濟世之資持經術以博一

第屢上春官不得至偃蹇就一官復以直言忤時相遂抑鬱客頽其授愚兄弟以經藝也以不第不瞑爲誓而兄澗蚤世某碌碌人間幾二十年丁酉力疾就文戰不俟敗北先謝引於選司白君而歸白君詫其事畀引友人使貽於澄雖因循受之然已絕意人間矣會兄澗初逝遭家多難遂挈妻孥而北致母氏之亡不獲視含殮是天怒其爲馮婦而降之大禍也澄所以覩顏猶爲人者以嗣子未生及大人遺言之在耳且不忍母在而出母亡而處是以有癸卯之役復客燕中幾五年矣於公

車也則再斥於奇績也則無會而久客費 大人
之產業幾半兼以五年之中凡三嘔血所謂臣精
盡銷亡矣豈可復覩顏與遇於世况先慈之骨未
殞澄敢捐軀以抗鬼神使鬼神笑余父子知有人
爵而不知有天命哉用是決意南歸擬於是月十
五奉 主登舟夫 大人身亡於北而魂不與魄
俱南尚有冀於澄之孤注也今澄旣因病而歸矣
又何忍留爾 大人之主以失歲時蒸嘗之禮此
又澄之反覆思惟而始自堅決者也嗟乎多病而
不歸是燕京之地將吾父亡於是而吾身又死於

是也幸病之差而逡巡燕中微倖於已酉之捷是
庚子爲馮婦而已酉且爲馮婦所笑也澄雖上不
能步武孔孟下不能比轍淮陰然亦豈止輕生以
賈馮婦之笑哉苟獲徼天之衷南還無恙已酉將
濟河焚舟背城一戰戰而捷 大人寔有榮焉如
其不捷澄必推種息機潔身而隱不能效碌碌者
蘓而復上矣抑有說焉古之君子無論出處學主
於立心而功臻於位育故雖不出戶庭自足以權
衡天地今之君子其處者吾不敢窺矣獨怪夫出
者幸而博一第則求田問舍不休其任達自許則

持梁刺肥或以文酒傲人卽當今所稱豪傑幸逢
聖明之世能慷慨任一事建一言萬或一有之求
其自好自愛以出處自重毫無愧於衾影果何人
哉若夫恃爵祿之崇榮智術之機巧而動以聖賢
轍跡爲己之楯甲乃人之君子而天之小人非吾
之所謂無愧者也試令大人與澄逢時而出豈
僅碌碌如此耶由此觀之則澄今日之處未必非
天有意扼之也又何敢與天爲衡哉嗚呼沐猴而
竊廁衣冠黃口而橫陳胃臆儀秦廝養之所不屑
也而謂澄羨之乎異日無已而出將拜數君子之

下風矣 大人而聞斯言謂澄有異於人乎如以
爲有異則神靈必含笑而饗且速依主而歸矣伏
惟尚饗

祭女奴墮水文

萬曆三十五年七月初五日主父華亭宋楸澄自
燕京携家南歸舟行衛河當油坊夏店之間土人
稱爲上口於時湍水北流猛風南駛有家奴留壽
妻露桃走船舷之右墮水不起澄暨主母不勝悲
痛聊備三牲盃酒揮涕赴流願我大神命下執事
付魂食之無令爲異物所奪澄特使留壽候屍河

側以三日爲期伏冀濫賜見形少慰人倫之誼嗚呼或被神收乞侍龍女若償夙寃急飯法侶念彼觀音爲功德主轉女作男驟於風雨新月高懸兩心如許悲此別離若降北渚澄不勝哀悼之至尚饗

黃河祭亡奴文

孤淹息在外幾二十年矣適以多病南歸道經汝墮水之處聊備壺漿鷄黍薄祭汝魂汝已附享於吾祖宗之廟二女我皆食之汝可無餒鬼之憂矣往年聞之河巫汝操簫管而俟龍神之舟孤

億於遊困於病猶未能忘情於功名汝何不請之
大王使孤聞曲終人不見之句乎汝其有知庶臨
風而來饗

渡黃河祭 金龍大王文

楸澄東髮之二年卽乞靈於 大王渡河而北嗣
是之往來或水或陸其暨於令役不下十餘矣當
其鼓勇而北也妾心無量而 大王之下吏先擲
榆之及垂翅而歸顰眉愁嘆與河中之怨鬼陳寃
訴拂相高下於燐光燒影之間雖胡笳燕筑不足
以喻其悲而 大王畧我如鴈影之落蘆汀焉此

豈大王之威靈獨遺蟻蠓哉寔澄之精誠菲薄
不足以式鍾鼓也今多病而歸適遭水溢波迷象
眸率妻孥聽陽侯之喜怒幾兩月焉破楫成鈞羣
形爲餌壯者跼踖比於羊豕黃口啾啾下同饑餒
朝夕垂首於衝風之中而不得與任公共灼鼈骨
則澄之凡庸視人間之疥癩何異而敢與乘時之
役販較利鈍哉然而不死者豈不足殺耶抑天
命耶澄不能知而敢歸恩於大王用是抵淮陰
之日以牲血薦昔賈長沙洛陽少年射策干主觸
灌絳之忌下傳庸藩其辭遂與屈大夫爭怨韓昌

藜中年不遇至羨榮輝於籠禽澄於兩先生雖無
能爲役然少年思逞其不羈自謂差足齊驅而二
十年來四海之內旣不我知又不我妬其窮極矣
是以每對 明神辭多忿激 大王幸勿憎其悖
而罪之且請自今已往與 大王之下執事盟若
澄無事復渡此河幸必 命捉風兒殺之使見殺
於風波而得侍 大王之左右當爲 天子殺蒞
事之不忠者夫二十年之間誰壅山川之血脉孰
傷天地之元和伏蒲之髯迎霜於鷄戟覆餗之鼎
餞日於狙圉此其人之面目與其死之形骸皆不

能越河而渡也柰何不以盃水封其喉沉其骨令
之至今把姬妾之乳而問鷄舌猾狐兔之瓜而誑
烏囊哉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追之此其時矣
夫殺人而上足佐 天子之刑威下足布萬民之
福澤此澄之所以望秋水介河泊而以一得獻也
伏惟 尚饗

祭

先考方林府君及

先妣張太孺人文

嗚呼我父與我母別於今上丙子之冬暨於今日
越三十有二年矣自別已來家庭之事有悲而無
喜有妖孽而無禎祥為鄉黨之所嗤笑而澄不能

以一身挽回之此皆不孝之罪上通於天故益降
之大罰以貽兩先人羞今也徼天之衷魂合於宗
廟魄合於兆域離而復合人情有轉悲成喜之意
焉則兩先人之精靈踴躍可想象矣嗟乎澄之事
親孰有大於兩先人之離合哉自兩先人之合而楸
澄之身始可委之人間矣聖賢豪傑惟心所造但
恐日暮途遠不免近豪傑而遠聖賢令兩先人有
遺憾耳嗚呼當今天下之事其機孰不在人心哉
第身有後顧之憂則跼蹐而不前計今而往澄有
進無退之時也功名事業豈肯落王景畧輩後耶

猶將挈身心性情歸之聖賢之域爲天地致中和之作用以酬兩先人相合之恩豈甘與草木同腐耶幸無以今日之式微爲耻也兩先人而聽斯言有不歡忻踴躍於窀穸者乎昔朱邪氏語亞子曰二十年後兒能代我戰於此地乎及亞子戰勝於三垂之岡慨然流涕曰此先王置酒處也異日凱旋而歌我將視今日之合更黯然而思矣斯時而兩先人之與輿情其鼓舞寧有旣耶伏惟尚饗

又

我父母之塋越三晨矣當未至兆域也先一日則

雨師爲政迄旣至也則風伯陳師乃在道則霜月皎焉臨塋則白日昭焉此親友之所咤爲最奇者也而澄以爲皆我父母盛德之所至何也如日則日照之如月則月象之此豈人之所能哉規我父母之德則誠無愧於日月矣如日而陰其德如月而陽其明不猶日月之交輝乎氣至而三光隨之又何異也不然有先事之雨蒞事之風在豈澄不肖之所能挽回哉抑聞之易曰風從虎傳曰大人虎變未葬與旣葬之俱風也變之此其時矣澄也敢不自勉乎伏惟尚饗

祭 先祖母唐孺人文

自先王父遭家之不造播遷無所是鬼神將欲大
泯吾嗣也匪我祖母以死守之尺土寸椽寧有全
乎雖然此以家業論也若夫訓世父吾父畫灰丸
熊使無愧於聖賢豪傑之儔則孟母不得專美於
前而况其下乎至今宗族父老稱述祖母之懿行
凜凜猶有生氣則公論之在人心雖千古恒如在
也豈以地之吉凶爲不朽乎然自大葬已來四十
餘年遭大喪者五殤者三而乏嗣家難尤爲可畏
謀於父行則以祖母之居東北 人之葬西南相

去各數丈於法不合不合則宜遷詢之青囊家言則云龍之亥爲僞而戌乾爲真夫戌乾之氣曾楊之所痛恨於庸師者也澄乳乳焉在疚欲仍則不能安其危欲合則戌乾可畏欲并遷王父之柩則扼於次房之吉凶進退惟谷偶得一地於舊茔之北世父及縉紳先生咸云獨遷祖母於禮無違且合葬非古也乃敢啓祖母之柩葬於新茔焉昔白沙先生之子遷葬先生君子議其非以爲聖賢五行之所不能拘何有於吉凶乃澄以乏嗣之故明知而明犯之是得罪於聖賢也且先父之經營也

毀父已成之蹟以希不可知之福是得罪於吾父也致祖母終不得同王父之穴是得罪於祖母也遷祖母而不遷王父是得罪於王父也犯四大罪而決意於遷信澄之不孝窮古極今矣雖然深葬之有水虞也乏嗣之將泯宗祧也是亦祖母在天之靈朝夕歔歔於九京者若夫扼於時勢而不得與王父同穴則千古無窮之恨又豈子孫所忍明張之筆札哉惟有伏地悲號稱歿罪而已澄小子不勝哀痛迫切之至臨喪不能爲文伏惟尚饗

祭 武安王文

致秀龍

江南之人依水而居失之則五穀不登衣食無儲
此大王所默照而不忍於萬姓者也乃春申浦之
南有巨漕者載在郡籍其紆回縈曲幾二十里漑
田數十萬頃最稱駛流不意庚子以來闕將七尺
澄雖不肖不忍名流漸成平陸飲食起居不能忘
情凡可以復河之舊雖摩頂至踵亦所不辭然其
壅也人心莫能測則其濬也又豈人謀所能盡乎
痛心疾首無所控告伏惟大王之仁秉佐造化以
資生回天之力不乞靈於大王將焉往乎况河之
濬大王之行宮在焉此又斯民之朝夕昂首而冀

文螭之迅激者也大王縱不鑿澄之微誠寧不爲一方生靈計乎請自今已往大王主之在上使澄犬馬之力克有成功無作神羞澄雖歿且不朽夫德無大小斬蚩尤於塩澤而澤半天下大王甚盛德也今疏故流於一隅又孰非大王無疆之德乎先主有言不以善小而不爲言及於先主大王之所赫然斯怒投袂而起者也其威靈又豈澄所能測哉嗟乎丈夫熱血得志則灑之朝廷失志則灑之草野其精靈咸與三辰垂光於宇宙顧用之何如耳豈以事之大小分優劣哉若以澄爲不肖乞

斬澄而通斯流可也君子不以人廢言斯民之枯槁將不日矣又豈特區區一方乎幸大王亟留意焉敢九頓以請伏惟尚饗

祭 武安王文河疏告成

自巨漕之淤於濁流也澄邀 大王之靈設二鐵龍以務之乘潮往來不期年而里中相傳水深於昔約三尺餘是雖大水淘淪之功然非 大王之神力曷克有濟功成之日有魚躍入舟中澄敬烹以祭今期年矣敢告成於 大王特修牲血以享從者惟 大王憫其無私使斯流更濬於今澄亦

不敢有懈於衷第守 祠之人不閑澄 訓妄異
佛果繁稱 諸菩薩名號乃澄亦不虔遂許之可
致 大王之左右不寧啓處爰有盜噐之警澄與
奴痛自悔悟亟行禁止惟 大王憫其蠢愚 照
臨之赫視昔有加則澄歿且不朽敢九頓以請伏
惟 尚饗

侑酒四時歌附後

沂春濤兮洵以清霈春膏兮五穀生蘋蘩薦兮侑
旨酒人民協兮和且平

雲掣電兮雨激雷瞻靈旗兮頻下來白爲龍兮赤

爲兔兩岸崩兮葑草頽

鞭怒潮兮策文霓淪淤壅兮兩龍務仰金旻兮對
明月競蘭漿兮舉桂枝

層氷利兮削兩厓我人民兮水爲家兩崖削兮恩
波濶豐烏邪兮常滿車

舉族公奠嬪毋戴孺人文

當 永 昭 今上之世吾 高王父之雲仍繁
衍亢宗其間賢媛不一而遭時之順逆以婦道著
者得三孺人焉則南垓伯之嬪沈孺人方林伯之

嬖張孺人溟鶴叔之嬖戴孺人而已沈孺人遭伯
父之變可謂逆矣乃諸兄弟以孝友聞終母之世
率由坦途無羊腸鳥道之虞所謂逆之中有順者
也張孺人遭時不偶自伯父不祿之後以其身挽
天心之去者幾三十年而卒不獲子之養是逆之
逆者矣夫逆而隨畀之順是天哀逆之窮而償之
順也逆而復加之逆意者憎其有違天之心而益
重爲罰至於罰不可加而并奪其年其逆亦甚可
憫矣然而爲夫爲子者皆不願兩孺人若也所祝
於天欲竊比之而不得者無如戴孺人焉孺人之

配叔父也生而同庚自青髯以至白眉相唱隨者
幾六十年此第天之以順待孺人也乃孺人之於
舅姑則以孝聞矣於叔父也則以敬聞矣於宗族
母子之間則以和且慈聞矣此咸以人之順凝天
之福令造物不有其權聽孺人之調劑處一家之
事若主中饋焉苦者參之以甘辛者參之以溫合
五味以成大羹使人飲其和並受其澤人皆以爲
天厚孺人以順而不知孺人之順乃身釀之而歸
功於司命者也合而論之沈孺人之逆而順其當
群陰之剝而力復陽春乎張孺人之逆而又逆其

歲寒之松柏而中流之砥柱乎戴孺人之以人事
迎天澤其景星慶雲之麗於天乎芝草醴泉之呈
於地乎膺陰陽大順之運而克濟之以中和雖欲
福之不駢不可得已不然造化之靳全昇也久矣
何獨厚於孺人乎要之三孺人者皆有功於人倫
而默參造化者也意孺人九天之靈必以某等爲
非諛當臨風而來饗爲無疑矣伏惟尚饗

再祭女奴露桃文

巳酉經衛河

與汝別三年矣汝其有所依耶抑已化耶依終不
能無化也汝其化乎化於業乎化於空乎吾不能

知也意汝迷也迷慕業矣期汝業而盡也歸終於
空矣汝其空乎余後汝而化者也余將先汝而空
者也嗚呼尚饗



九齋集卷之十

華亭宋楸澄幼清甫著

友人姚用晦甫校

稗

李福達

世廟時起大獄而李福達竟亡命來吳中抵常州
楊氏館七郎家酒間輒喚屏風上美人下地歌舞
獨留一人守屏上七郎兄六郎鄉居疑其術抵城
觀狀見李曾前有黃綃囊雖盛暑勿脫六郎誘之
浴於河亟使人竊去李上岸見囊失笑曰我當令

偷兒自獻怡然整衣冠於座握固須臾有人垂兩
睛於睫外而獻其囊則向戲竊人也六郎驚起謝
李使人自納其睛須臾復故它日六郎別去李謂
七郎君家兄無賴若許我作主人數日怨亦可解
時夜值中秋璧月如鏡李忽拔簷下一瓦出三寸
許復就座飲諸人不解所以叩之不應歡飲月中
幾天明散明晨七郎拉李及諸客同抵六郎家相
與談昨夜事六郎曰先數日期諸親知大集昨宵
不意初筵忽大風雨起終席昏迷諸客皆狼狽散
至今陰翳不開七郎與諸客俱大咤我輩昨夜月

最光明也李笑問今夜復須月乎合座競懇李仰
天向空拂袖雲忽開霽清光皎然當昏翳時六郎
居傍大池水忽涸池傍人夜聞若數百夫輪水聲
郡倉後有潭深不可測中有異物人浴淺沙常牽
下不起往徃殛及牛馬風雨人不敢過恐爲所攫
食也相傳老蛟爲魅荆太守倩李捕蛟李邀荆同
徃命太守變童持符抵水使君請易宅人李固云
非此兒不可太守氣攝不前而變童已握蛟出水
上矣蛟跳水面甚巨李呪之小至太守前僅五尺
耳李禹步殺蛟付厨中作鮓怪始帖然嗣客金閭

王文恪長郎飲之於舟由胥口經莫釐每一饌畢必向水投其噐玉杯金竿爲之一空王知其異色不爲動頃之舟中買魚作羹剖腹悉是酒具至於洗盞盥手莫不有得夜檢所投百不一失華亭朱蘆溪尚書延之至家居月餘尚書戲令作主人李一無所辨第邀尚書至園亭入座須臾窮極豐腴咸自空來已而尚書歸第家人云今日諸女郎醖飲群珍方調以次失去尚書笑叩所失一一皆筵上物也諸女郎恨李作惡相與大詬李自是侯厨中饌熟必分取其半閨中愈忿邀尚書勸之去尚

書置酒作別李忻然引滿就道去數日復來如故
諸婢妾益厭苦李時時聲言夙駕諸女郎幸其長
往輒質簪珥餞行惟尚書聽其來去李一日謂尚
書代我辦裝我將至燕臨行邀二紀綱作伴數月
奴送李抵燕而歸諸婢妾方慶息肩明日侍尚書
登山上臺賞花方樂李忽從天而下諸女郎無不
驚駭鳥獸散尚書不得已與之盡歡復客經年而
去返自吳門爲從奴所告官繫之獄枷鎖不能加
加便落去獄中人日沾酒殺無不醉飽獄吏甚懼
李啖之有加會在赦前止謫戍滇中故事從軍必

令兩人與俱以防逸去李謂二人若欲至滇取符
驗耳第歸家三月後俟我於玄妙觀前毋苦碌碌
馬蹄間也兩人欲不從又畏李叵測低回別去三
月之內時聞李在酒家胡及諸貴人座中耳及期
而往則已在門矣李令應門語道官某甲道官知
其平生使童子辭以不在李大詈曰而師方坐某
閣中東嚮誦玉皇經至某卷某行第某字柰何誰
我童子走入述其言道官驚起延之入李令掃除
二室亟殺鷄沽酒飲二役所身入淨室扃之甚密
雖窓隙亦令塞却二人別寢間壁間如數騎馳驟

徹夜明晨戍肩符在手矣授二人竟去遂抵京口
寓故逆旅主人主人心中知其異不敢辭也款接極
愜中夜送之就寢李扃戶秉燭而坐主人密使人
從梁間窺但見李冠幘頭衣黃袍南坐握固轉睫
間有甲士牽叛奴來立於李座前坎中坎約深四
五寸叛奴都無一言惟漸漸短去如火煬膏食頃
頭顱俱沒坎中李徐起滅燭就寢主人合門股栗
至曉復具朝餐送之渡江而別

陶真人

真人江右人也爲刀筆吏謁選至京時 世廟夢

北斗墮體因數月不寐詔有能集禮斗儀者延入
陶少攻方士家言遂錄北斗科文以奏 上大悅
晉儀部郎召見與語大說之隨拜祠部尚書居西
內勸 上服道冠絕與朝臣見每與大譙必以金
書符籙焚竟陰使其徒淪金以故方士附之如雲
是時真人既爲天子師至尊側席以侍每下壇更
衣分宜等皆爲之縮帶播弄人主如嬰兒奔走鄉
相如僕隸蓋實錄也然亦有奇術當山東女子反
時官軍往往披靡所在告急 世廟語真人真人
笑曰收之易耳取一盒置物其中封題甚固使馳

付開府某曰須戰酣時啓之及與女子交綏
北開府令人啓盒見有如蟻蠓者若干飛去俄報
女子兵大敗居無何女子就擒詰其所以敗則曰
軍氣方作忽見甲馬無筭從空中下銳不可當故
抵於敗開府奏其事上益尊信之以爲真神仙也
其夫人竒醜異常多智善居間公府人有請謁輒
用肩輿舁至公卿家言事公卿畏禱無不曲意承
旨夫人稱其夫君爲家真人屠司馬竹墟就逮下
錦衣獄有故吏語司馬曰非陶夫人莫解司馬抗
節不許故吏與司馬親故歛得百金持金造夫人

宅告急夫人驚曰司馬被誣耶此我恩人也昔家
真人被不自冤蒙司馬鑒其誣出之獄今日乃報
恩時也烏用黃金爲政亟持箋作數語付真人真
人從容爲至尊云屠司馬才且廉殺之上干天和
且仰觀星象其人命未應絕於是上立詔出之
放歸田里夫人語群公卿曰屠先生貧無以爲歸
請諸公治其歸裝諸公卿聞夫人言爭相餽遺司
馬却不受夫人使婢歸之司馬夫人約二千金云
世廟晚年道念日堅自信有定力謂真人我亡恐
怖矣真人曰未也世廟不信忽霹靂晝暝中一

夜叉於電光下持斧而立約三丈餘至尊驚怖無
地可竄真人叱異物使去遂倏不見 上益加虔
至鼎湖有期真人先數年密語 上當相俟於海
中某仙山今欲歸家置妻孥 上留之不得遣祠
祭郎羅甲司其起居召羅至御前叮嚀云汝日能
勸陶先生強飯一口歸時 朕當爲汝強也真人
讓還前後所賜金寶竒器圖書供帳凡數百車每
進一車帝未嘗不臨軒烏咽中外嗟異其數十年
服用錙銖無仰給於大內及下潞河美女子戴貂
帽而從者幾三百人錙重富於王公則皆夫人居

間貲也歸家未幾飄然亡去命其家以病亡聞且
令爲疑塚百餘 天子震悼錫禮同諸侯王未幾
帝亦昇僊相傳攀龍髯去矣或云夫已氏欲傾分
宜無會適上出金盒叩國運夫已與真人善令書
十日所視十手所指分宜由此獲罪當其時又有
邵真人元節屢進方藥亦官祠部尚書余嘗見其
二方非房中術也寵倖差亞於陶幾至傾張陽平
矣世傳車裂以徇蓋元節也然則二龍不相見之
說豈亦出元節耶陶真人四郎亡至武林僧舍外
其家亦不在籍人中未審因何逃也昔聞友人言

世宗冠道冠着星斗衣盖著於冷謙所撰識書時
輔臣不屑 世宗召至便殿示其圖若然亦不得
專罪陶矣

呂翁事一

華亭靈官殿左有賣筆人褚甲萬曆中得瘵疾數
年不瘳常就名醫診視醫云須服人參數斛褚知
醫調之竟不服藥惟淹淹待盡時喻南昌邦相爲
松太守每見褚妻與婢翼褚起座骨立無人形必
止前導勿呵聽其自便一日褚坐間忽有道人過
之笑謂褚曰汝病可起能出錢二十文爲我辦一

齋當愈褚自度無生理謝以好言褚兄與嫂異道人乃代之出適數丐者過道人持錢分施之隨於壺瓢中出藥七粒聚褚指甲中大如胡麻曰汲新水服二粒當起起後更二粒將如平人餘供佛前俟人乞褚茂藥小意欲并吞道士力禁乃止服二粒使兩手翼几上雀然起矣一門盡譁觀者如堵更進二粒行步如無病人於是合家競拜道人笑而出酬之錢不受叩其寓云住姚藩臬家去經靈官廟見一道士瘦大於升道人燃燵蒂再三應手而墮市人爭看落燵道人托言洗手不知所在褚

數日後至姚氏第訪道人都無此客適閣上偶聞
褚登閣拜謁則呂翁像也儼然與道人無異始知
呂翁暫來人間蓋數數矣佛前藥爲許侍御乞去
褚抱筆時過余家向人述此且華亭人親灸更不
一也

呂翁事二

呂翁常隱姑蘇賣藥家三年及抱小兒於元宵遊
閩袖鮮荔枝進其父母翁遂飄然於是吳人於福
濟觀後建呂僊祠俗呼神僊廟每年四月十三夜
簫管相延如值月明貴賤席地至於達旦明晨市

百花者塞卷復竟日而罷今 上丁未春正月時
方修呂公祠忽有方士携一童子俱來貌甚豐偉
童子醜而禿方士入門輒有指點衆弗聽也遍請
衆道士若覓故處然抵一房見有裝名人手蹟於
屏者約數百年物詩已脫數字道士意欲補之而
苦無可攷方士忽呈紙粘筆字畫若出一手紙皆
古色絕不見補痕道士異之煎茗相對問館所在
曰虎丘叩及姓名再笑而不應時有它客語榜首
事咸云計此時天上已定但人間不知耳方士忽
應聲而出曰姓黃衆共驚異使人跡其後至一酒

館與童子俱入移時不出踪者叩之館人云已出門久矣已而狀元果黃士俊云夫虎丘俗地也狀元幻名也何預呂翁事而置之齒舌耶意神仙玩世以此自潤耳或云兩開口呂字也

呂翁事三

吳郡○家遇呂翁傳牡丹十三方又於王省幹氏傳內傷丸吳人祀呂翁於四月十三無分士庶皆有像也翁所至家酒缸及卮中嘈嘈多作桃花乳

呂翁事四

呂翁至山東庶姓家作傭日側輒買兩鐵圈於市

三年無酬之值傭竟一日忽去經年後寄書招主人主人畧其人不省置之篋中忽遭回祿囊橐缺然惟此書獨存讀之言及火事且云身居某山中可來一訪主人大驚特至閩中山訪之但見丐者數十人藍縷可憎都無曩日傭人面也悵然而歸則邑中適遭大兵其家悉已罄殺主人始悟招之乃救其刼耳因它去不知所之其書至今勒石

呂翁事五

世宗朝華亭有丐夜宿古廟中聞神語左右曰明日呂純陽師過須灑掃以待丐者驚喜凌晨起俟

至日中而餒乃語廟前業巾唐甲曰我夜聞如是
今爲饑所迫將事乞食郎君爲我伺之唐代之守
至日旻果有道人衣素坐廟門檻唐奉以精茗遂
把袖稱大僊求度道人笑曰汝痴人耶我非僊也
唐懇益力道人不得已相與出東門瞬間已至春
申浦謂唐曰我從空而行未知稅駕幾何時也今
且飛渡汝能無墮水平唐始恐懼然叩求不已翁
曰我無長物顧魚鼓中有墨徑寸今年將旱汝摩
墨作字投田中水應不涸唐舒手受墨已失翁所
在悵然而歸未幾果大旱如翁言輒驗求字者盈

門已而墨盡以他墨作字竟無驗矣

呂翁事六

余甥王孟張爲余言其先大父有婢茴香病目始猶瞳人反背繼而并合一日有道士至門自言能療瞽目咸詆其妄道人言療後取謝遂以藥一丸授回香令捩目睚睚漸開旬日頓豁主人珍之裹以色箋封題十數盒而藏之笥經月餘啓視則封題如故而藥已失矣茴香配夫晉寧從嫁濮陽曹藩臬家生子名官德茴香年八十餘至萬曆戊子猶存相傳疑呂翁也

呂翁事七

呂翁曾買桃於黃鶴樓下數月見買桃者皆啖兒女因嘆曰世終斬一桃奉父母乎遂擲桃而去至今石上有擲桃痕色如灑桃汁

呂翁事八

萬曆時震澤西山有勞村居人陳維德嘗遊山中西湖寺紫雲臺遇道人晤言良久經數年抵無錫適主人扶箕降僊自稱呂翁題句云數年不見陳維德今日相逢兩鬢霜陳驚悚叩言生平無緣祇迂復書云不記紫雲臺下會也曾携手話滄浪

呂翁事九

壬子於金陵謁客聚寶門尹氏瞻所供純陽師像
向東而行戴小綸巾僅護髮容纔三十許睂目秀
特不似從人間筆底來鬚及黃庭絲絲皆有生氣
面與手光如赤玉兩手交加右居左上虬結安祥
兩麻履懸右肘其足赤亦不落題尹氏云出自郭
府昔武定自開國垂暮日憶純陽遺像而苦無當
意一日至庄間逢道士以酒甌作枕臥路旁前驅
呵之起武定異其丰神道士以純陽像數幅遺武
定武定方轉視間道人已不知所在其子孫相傳

至今應爵將襲侯燕中與尹氏有舊遂寄一軸供養余生平見像最多雖李西泰所携天主相亦無能及其遠神

朱丐兒

海上高橋有朱丐兒嘗爲人奴已而辭主人因丐於村生平未嘗出村有村中人商於它縣山行遇二虎忽見丐兒從山頭下挾虎而上其行如飛鄉人驚曰是吾鄉朱丐兒也呼之不應歸語市人市人驚曰丐兒是日都無遠行第見挾兩狸歸籬中耳籬中者朱嘗編籬露處雨雪不侵以蒲囊裹体

摘蒲施疾人者湯輒愈市人餽之衣食輒分給饑寒如拒而不受家必有大殃太原王相國嘗微服叩道朱不應至再裂眦曰公狙滑也時子辰玉在側亦以滑目之後不耐朱紫寒喧一夕失所在

後猊舞已下俱鐘鼓司伎

獅子頻伸凡四十八人百骸五官無不流轉應節舞跳高十丈餘

擲索

大索過於斗凡數十丈擲之空中直如矢群兒爭走上跳躍良久與繩俱下

壘七卓

身一轉便壘一卓於堂中不失尺寸凡六轉卓壘如浮屠第七卓設五斨五核及醢鹽若干噐於上又一轉而第七卓已居最上矣須臾忽翼之而下斨核整設如初

齒跳板

餘艘上跳板長二丈餘濶二尺厚五六寸一人用齒支之使小兒立其上歌舞一闋

雜伎

美人織足似新月弄路鼓大於五石瓠飛旋若弄

丸至於吞刀出腹嚼火一鑪皆厭勝也

御戲

院本皆作傀儡舞雜劇卽金元人北九宮每將進花及時物則教坊作曲四摺送史官校定當御前致詞呈伎數日後復有別呈舊本更不復進南九宮亦演之內庭至戰爭處兩隊相角旗杖數千別有女伎亦幾千人特設內侍領其職凡傳朱粉人雖司禮亦時加厚犒恐於至尊前有所諷刺也然此輩多行無禮上時斃之杖下聞亦間及朝事宮中秘密侍臣休沐不敢齒温樹也

鑒定

世廟時武定侯進雍熙樂府首篇云國泰民安太平了 世廟色動曰太平豈有了時耶 改爲好曾聞之教坊老人此曲乃優人某甲得罪 仁宗使歌一曲免死遂按調遣詞歌終不改一字 上悅因留其曲於宮中

秘戲

猶漢安世房中歌也漢成帝有裸形館至元順帝復習之西番哈麻國師其番像皆有勢燕人呼爲聖囊南內及西山諸寺皆有其像余嘗觀其所奏

樂器絕與中國殊京師崇國寺及能仁寺猶演哈
麻教一日登佛閣見內有奇龕貯絳紗籠中龕內
像鑄交接形而供之南嚮相傳云世尊欲化此方
遂變番相以移其俗

俠客

有選人得黔中別駕携家迄江干身死其妻向暮
哭於舟一壯夫跳至船中問故具以實對是人謂
士人妻慎勿啼我當代而夫作官卽指天畫地誓
無它故士人妻無可奈何聽之而已是人爲買棺
葬蘆葦間易船至江右再易抵楚中乃由陸至黔

宦踰三年上下咸指爲神明一日呵擁經市中忽有浙人呼之爲王十三不覺回首歸於廳事忽卧口稱風眩入語仕人妻曰事敗矣不去禍將及急令內外稱官病篤檢橐中裝幾二千金悉付士人妻夜半罄身亡去臨行囑曰明日發喪卽取棺至衙內置石其中不俟期月便當速行士人妻不勝烏咽一稟遺言至江干啓棺而歸仕人戚屬叩從行人是人與士人妻三年未嘗一面二女依然處子噫其人亦大可重矣後復官縣佐歸以任俠聞於鄉

蟠桃宴

項雙溪爲廣中藩伯時冬月生辰宴諸寮十六人
聞者傳有術士携童子至門稱獻蟠桃主人大喜
延入見菴子一枝止十六枚鮮艷異於人間惟恨
少一主客不得分有術士云頃使小兒偷桃下天
門忽被天狗所逐遂不得如數諸官力强術士不
得已吹氣於井口須臾出雲童子乘之而上食頃
聞雲中犬吠聲少頃見雲冉冉下童子携桃五枚
脛下血淋淋云爲天狗所吠賓主大悅各贈所有
踰百金術士喜呼盧館於青樓數日金罄復以小

兒飾爲美女子若遠行狀雨中經村寺前知其住持畜資甚殷乃訴道人無歸乞留宿廊廡住持出見女子驚喜若狂亟延之入使道人通辭術士許諾遂與女子分房而寢至五更故叩女子門呼起則不勝輕薄血流滿牀歿矣住持出二百金賂之葬其屍於園中僧朝夕思慕其徒心疑彌月後發之乃紙人也恚忿訟之項項疑術士佯杖訟僧密使人捕術士術士欵伏驗前禿於佛前直泥所爲也叩啖之者亦云都無桃滋味雙溪杖而遣之

鬼張指揮

張三指揮蘇州衛運官輸漕畢歸道經黃河涯月
明聞岸上哭最悽披衣起叩乃十五六美女子也
自訴云父母疫亡葬畢無依親里偏其強婚無賴
因乘夜逃出投水張乃自敘顛末且稱喪偶若肯
相從當遂不娶女思惟良久黯然從張俱下明晨
蚤發女機警絕倫與張產二子爲夫婦十餘年未
嘗有過愆但不容人見櫛沐張一日從窓隙窺見
女提頭下於盆中洗髮張大驚排闥而入則已卧
地惟見一具白骨而已張大慟收葬之如禮其長
子後襲揮使吳人至今稱鬼張指揮

分宜

最憐才七子皆其所風起者也世宗每見分宜出必起立送之嘗收淚謂侍臣云背酷似先帝蓋指興獻也後削籍家居數問起居故卒免於難其養子世藩警慧兼人遭太夫人喪陰着白衣佐分宜給事西內夫已氏啖中侍奏之上前時方修法事西內爲祈年宮惡世藩喪服不吉遂決意罷分宜藩家居頗不戢西臺御史林按部內世藩挾聲伎於江中鼓吹傍若無人御史忿甚遂奏藩反上未之信有當路賂新承寵宮人郭昭容家使其

宮人於上前慟哭乞城中官舍上驚問故對曰

中外皆傳嚴氏結庵答復圍京師小女兒家住村

中恐爲亂兵所掠耳上意始決然猶豫俟相臣

裁初世藩有意行賂覓寓與相臣邸隣是夕投金

寶院中墻高七尺盡滿相臣心動召兩謀臣決之

一人先至曰須俟某君共議及是人至曰殺之賂

焉往且明公獨不聞當斷不斷乎相臣大悟明辰

藩首已懸東市矣籍分宜家不貲世猶有傳其籍

者分宜遂寄居蕭寺惟餘一棺復爲他縉紳所借

經年後縉紳家措數百金酬其值分宜復書云使

寒骨有所約束時共悲之

薛文清公

逆豎瑾必欲殺之業不可解瑾竈下養老人執爨
哭竟夜瑾聞其聲使人至竈叩其故老人云薛公
聖人之流也主人殺聖人天豈相祐吾懼夫禍不
旋踵耳瑾心動遂釋文清生時身如琉璃五臟皆
映於外至七日而隱

海忠肅公

云謚忠介

忠肅公之批鱗也
世廟震怒繞殿行竟夕拔面
上肉刺都盡召華亭定議斬之華亭請其跪下遲

數日不擬。上督促至再。華亭俯伏泣曰：臣豈敢成陛下殺諫臣之名。上怒，始解忠肅深德華亭。

後開府江南，爲華亭處分田宅，實君子愛人以德也。第奉行者稍過，遂致華亭不堪。四郡士大夫咸爲華亭解紛，謂忠肅曰：聖人不爲己甚，忠肅拂然曰：諸公焉知海瑞非聖人耶？縉紳悉股粟而退。公初爲尹，御史按下邑視驛，傳弗辨者輒坐以不職。至公縣界，公惟具不借百雙而身請負船，辭曰：敝邑偏小故也。使者不宿而去。後別宮，它省有御史怒某縣令，縣令密使嬖兒侍御史，御史邇之甚，遂

竊其符踰牆走明晨起視篆篆篋已空心疑縣尹
而不敢發遂稱疾不治事忠肅往候御史御史素
聞忠肅有東才密告之以故忠肅令御史夜半於
厨中篝火火光燭天群屬悉來救援御史持篆篋
授縣尹令多官各有所護及火滅縣尹上篆篋則
符宛在中矣余叔父季膺君官江右驛傳時當
忠肅拜御史大夫道出江右與諸藩公讌畢復具
公贐中有銀盃十二兩忠肅獨拜登群公皆咤其
異於平日三月後附一書於江右公役且還前負
益以子金乃知公於江右時直囊無一錢耳及卒

諸公檢其遺裝惟俸錢數十緡身尚卧藁中也

徐文貞

當庚戌之虜薄京師也分宜隱不以聞華亭時未入閣與近臣俱召見便殿上叩虜所在分宜猶支吾華亭獨慷慨前奏曰寇將薄城下矣上大驚引問方畧華亭調列數事皆當上意遂不次擢拜因與分宜參商矣今上誕生世宗不欲布告中外文貞議曰雖非豫王之嫡子實陛下之冢孫世廟頓懌皇儲由是克定生平講學實有所得其爲閩之延平節推也與科臣俱謫科臣先

謁御史請以客禮見御史殊不快俄而通延平四府見御史方慮其紊分而文貞已踦舫前通姓氏矣及遷浙中督學諸生絜結中有顏苦孔之卓文貞尤其語怪置之劣等此生自訴云出自法言文貞謝之日多緣少年竊祿未遑披覽耳卽拔之首列及家居佞佛以韋布終擬謚者病其田連阡陌特蒼頭所爲耳烏足爲相臣病哉